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王 績著 韓理洲校點

五卷本會校

王無功文集



〔唐〕

王績著

韓理洲校點

王無功文集

五卷本會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會校

(唐)王 績 著

韓 理 洲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插頁 4 印張 10.125 字數 162,000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198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統一書號: 10186·744 定價: 2.80 元

前言

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是隋、唐之際傑出詩人王績現存最完整的一部詩文集。比元、明以來通行的諸種三卷本溢出詩六十餘首、文二十餘篇（三卷本收詩五十多首、文十多篇），爲全面深入地研究王績和他的創作，探討唐代文學的革新變遷，提供了新資料。

下面，我們便根據這部文集，對王績的生平、思想、文學成就作簡略介紹。

王績，字無功，號東臯子，絳州龍門（今山西省河津縣）人。約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年（五九〇）（一），卒於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六四四）。

王績岐嶷好學，抱負遠大。十五歲便至國都長安開始了干謁活動。爾後，又曾「棄襦頻北上，懷刺幾西遊」（三）。煬帝大業中，登孝悌廉潔科，任祕書省正字。不久，「不樂在朝」（三），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因簡傲喜酒，屢遭勘劾。大業十年（六一四），託以風疾，棄官歸里。接着，浪跡於中原、吳

越。大業十三年（六一七），復歸故鄉。隋季版蕩，「桑梓成丘墟」〔四〕，他奔亡河北。唐高祖武德初，依附夏王竇建德所除中書侍郎凌敬數月。武德五年（六二二），應徵入仕，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唐太宗貞觀四年（六三〇），其兄王凝得罪了朝閣重臣，「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五〕。他又借託風疾，退隱還鄉。貞觀十一年（六三七），王績第三次赴選入仕，任太樂丞。不到兩年，又掛冠歸田。貞觀十八年（六四四），自撰墓誌銘，泣訴了「才高位下」的一生，憂憤而卒。

王績的思想是極其複雜的。儒、道、釋、陰陽歷數諸家的學說，都對他產生過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儒、道兩家「入世」與「出世」兩種不同的人生觀，隨着隋、唐之際風雲激盪的社會變革及個人仕途的順逆，在他一生中消長起伏，不斷地發生着變化。當天下承平，有機遇的可能時，他便牢記着「當世孔子」——三兄王通的教誨，不墜儒業〔六〕，「思待詔」、「覓封侯」〔七〕，欲爲風鵬雲龍；當時局昏昧或仕途墮礙時，他又對儒學產生了懷疑和不满，轉而從老、莊哲學思想中，尋找精神慰藉，清高自持，縱情山水，佯狂傲世，排遣懷才不遇、落魄失意的苦悶。因此，王績絕非超凡脫俗的隱士，所謂「言不怨時」、「行不忤物」的「樂天君子」云云〔八〕，並不能概括其人。紀昀批評新唐書將他列入隱逸傳乃「所未喻也」〔九〕，洵爲破的之論。

王績說：「詩者，志之所之；賦者，詩之流也。式抽短思而賦焉」〔一〇〕。在這一儒家傳統的文學觀點的影響下，他的詩歌和文賦，大都是內容充實的言情抒懷之作。

一生三仕三隱的坎壈遭遇，使王績對封建社會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的詩文對統治階級和丑惡的社會習俗都作了揭露和批判。端坐咏思詩，痛斥執政者「明治若不足，昏暴常有餘」；祭杜康新廟文進一步指出，正是由於「昏主作式，刑罰不中，議淫罔極」，敗壞了世道。官場上「無處不營營」，「物情爭逐鹿」，「鑽營爭門，甚囂塵上」。贈梁公以歷史上帝王猜忌功臣，朱門赤族的血的教訓，規勸當朝宰相房玄齡功成身退，含而不露地揭示了「貞觀之治」時期最高統治集團內部潛在的矛盾，更具有批判現實的深刻寓意。象王績這樣強烈地發洩對封建社會的不滿，在隋末唐初的文苑，是鮮見的。

感慨身世，抒寫懷才不遇的憤懣，是王績詩文的又一主要內容。這類作品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從縱的方面直率地揭露自己因頓偃蹇的一生，如晚年敘志贈翟處士正師、自作墓誌文；一是隨興而發，即時抒寫遭受壓抑的苦悶和孤寂，如春晚園林、讀真隱傳見披裘公及漢濱老父因題四韻；另一種則是假物喻人，隱晦曲折地表現自己的深衷，如古意（其一）、階前石竹。無論上述哪一種情況，都能激起我們對作者的不幸遭遇的同情，都為我們認識摧殘人才的封建社會，提供了頗有價值的佐證。

吟咏山水田園，歌贊閑適轟飲，在王績詩文中占着相當大的比例。其中，固然有縱情享樂、混世遣日、煉丹學道、坐禪忘機的消極情趣，但詩中描繪幽雅秀麗的山鄉景物，謳歌恬淡歡快的田家生活，抒發摯棄禮數、縱心自適的情感，都表現了他熱愛自然，向往自由的思想。如果將王績的山水田園之作，

如遊北山賦、田家春日、秋夜喜遇王處士，與他對封建官場的感受聯係起來考察，不難看出，其中確實有影射「網羅高懸」^{（二）}的官場生活，反襯世俗污濁的弦外之音。即使閱讀某些歌頌酒德的詩文，如五斗先生傳、醉鄉記、過酒家（其二）、贈程處士，我們同樣也會感受到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假狂醉之名，以嘻笑怒罵之筆，寄託不平之氣。

王績還寫過在邊、登隴坂等五首邊塞詩，描繪了雄渾壯麗的塞垣風光，傾吐了出塞將士思鄉盼歸的苦衷，表達了對他們的關懷和同情。

應當指出，由於離羣索居時間較長，對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接觸不廣，反映不足，王績的作品內容仍較單薄。受遠禍全身、皈依自然的老、莊思想影響，連山水田園也被塗上了知足保和的色調，從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義。

在藝術表現方面，王績詩以疏野淡樸、自然清新見長。他十分注重表現真率自然的情趣，喜尚平淡質樸的語言。所以，無論是感遇抒懷、贈友思鄉，還是吟咏山水田園、描寫征戍離別，都能給人留下真切生動的印象。野望、初春、在京思故園見鄉人遂以爲問、秋夜喜遇王處士、在邊三首，就是這樣的佳作。這些作品主要取法於魏、晉時期的著名詩人阮籍、陶淵明，却不規規於學古形似，而能以口寫心，自成格局，得阮、陶之神髓。

與他的詩風相一致，他的文賦「亦疏野有致」^{（三）}。現存的四篇賦，熔敘事、寫景、抒情於一爐，疏

暢明快，清新可誦。無心子傳、仲長先生傳、五斗先生傳等篇，吸收史傳筆法，用淡樸簡省的語言，刻劃人物，形神畢肖。醉鄉記馳騁想象，虛幻設奇，寓意深刻，頗得唐宋古文大家韓愈、蘇軾的稱賞。此外，還應注意到，他的文賦雖沒有擺脫四六駢對，但間用雜言，奇偶兼行，隨勢變異，錯落有致，貫注着一種疏暢諧婉之氣。

誠然，王績詩文於一味追求真率自然之際，時或失之粗淺，有的篇章還存有六朝餘習，然而正如清代詩論家翁方綱所說「王無功以真率疏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羣飛，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五〕}，這段話，恰切生動地評價了王績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他的託物言志的五古，「實爲陳子昂、張九齡感遇之先導」^{〔六〕}；近體詩則是「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濫觴，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之先鞭」^{〔七〕}；山水田園詩當是王維、孟浩然的前驅；淺顯的語言，實系有唐代通俗詩派的先兆；質樸的文賦，是陳子昂「疏樸近古」之文^{〔八〕}的萌芽。總之，他象山間溪畔的一束報春花，最先感知了唐代文學的春天。

王績的詩文，最初是由他的摯友——初唐著名的思想家、科學家呂才蒐輯結集的。他的王無功文集序云：

君所著詩賦、雜文二十餘卷，並多散逸，鳩訪未畢，且編成五卷。

由此可知，最早問世的王無功集，其初爲五卷本。但是，到了中唐，啖助的再傳弟子陸淳，自立「祛彼有

爲之詞，全其懸解之志」的別裁准則，刪汰了五卷本中具有「有爲」傾向的大量篇章。於是，又出現了一種王績詩文的刪節本——東臯子集略。

今檢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郡齋讀書志卷十七、通志藝文志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文獻通考卷二二一，均有王績集五卷的著錄。另外，崇文總目還著錄有東臯子集二卷，宋史藝文志在著錄王績集五卷的同時，又記錄了陸淳東臯子集略二卷。可見，由中唐迄南宋，呂才編纂的五卷本和陸淳刪節的兩卷本，是並行於世的。可是，元代以降，五卷本不見著錄，流傳於世的僅有三卷本。明代有焦竑、余蕭客、林雲鳳、趙琦美的手鈔本、曹荃、黃汝亨刻本、清代有四庫全書翻刻曹荃本、孫星衍刻余蕭客影抄宋本、羅振玉唐風虞重校孫本、一九三四年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趙琦美抄本。據版本學家考證，這些三卷本，無論覆刊或傳抄，實際上皆源自陸淳的刪節本。因此，關於王績詩文的足本——五卷本是否還在人間，便成了數百年來的一樁懸案。

清代學者，曾爲解決這樁懸案尋覓考索，提供過寶貴的線索。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載所藏舊鈔本三卷、附錄一卷，後有吳翌鳳手跋云：

庚子（乾隆四十五年）冬，於鮑以文丈處見宋槧本，凡五卷，視此增多三十餘篇，惜未假鈔補，書此以俟。

咸豐、同治朝的朱學勤在結一廬書目卷四中亦稱：

王無功文集五卷，舊鈔本，朱笥河藏書。

這些記述說明，五卷本在清代尚有存者。近代學者爲解決這樁懸案，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圖書館發現了伯二八一九號敦煌唐寫本殘卷王續集五卷本佚文，曾「爲之狂喜」〔三〕；余嘉錫先生精心考稽了清代目錄學家的記述，深爲遺憾地寫道：「此書足本在晚清猶有存者，惜不得見之矣」〔四〕；萬曼先生也審慎地留下了期待來者的遺言：「五卷本似存若亡，究不知當在人間否」〔五〕？

近年，校點者有幸覽讀了王無功文集五卷的三種清鈔本，即：

大興朱筠家藏手抄本（以下簡稱朱本）

東武李氏研錄山房校鈔本（以下簡稱李本）

陳氏晚晴軒鈔本（以下簡稱陳本）

朱筠，字竹君，又字美叔，號笥河，生於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卒於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中進士後，曾爲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以閱覽之便，鈔藏善本甚豐。此本王無功文集雖無題跋，難以確知鈔寫的年月，但據朱筠生平推斷，必爲乾隆四十六年前的鈔本。

東武李氏，即山東諸城李挺，研錄山房是他的藏書室名〔六〕。挺，字松溪，號雨樵，乾隆癸丑（一七九三）進士，其父李宜芳，雍正八年（一七三〇）進士。關於李挺的生卒年，雖然不能確知，但是從他和

他父親中進士的時間可以推知，他當是乾隆、嘉慶、道光朝人。又，李本所據校本有孫星衍刻王無功文集三卷本及全唐文，而孫刻本成書於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全唐文編成於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由此可以斷言：當校鈔於嘉慶後期或道光朝。

至於陳本，則在書後的附記中署明了鈔竣時間爲「同治乙丑（一八六五）重陽日」。

朱、李、陳三本編次、內容全然相同。就文字而言，李本雖系校本，但很少徑直改易，互相對照，同多異微。顯然，三者當同出一源。陳本附記云：「此爲大興朱氏竹君傳鈔足本」。再將朱、李二本逐字參閱，凡李本校勘所出示的訛誤衍奪的原文，皆見於朱本。據此推測，李本亦當源於朱氏鈔本，或者與朱本同源。

朱、李、陳三種鈔本絕非贗品，約其理由有以下三端。

前面說過，朱學勤在結一廬書目中曾說：「王無功集五卷，舊鈔本，朱簡河藏書」，陳本又自稱源自「大興朱氏竹君」，這正與結一廬書目的著錄相啗，此可證者一也。

據王重民先生考查，王績的元正賦不僅未見於傳世的諸種三卷本；文苑英華、唐文粹、全唐文亦不載。他在巴黎圖書館檢敦煌唐武后朝的寫本殘卷，始見此文^①。今檢朱、李、陳三本，均有元正賦，且文字也與敦煌唐寫本一致。另，敦煌殘卷從遊北山賦的後半部起，下接元正賦，迄三月三日賦的前半部，而朱、李、陳三本第一卷前三篇的編次，亦與之同。敦煌古籍藏於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第二八八

石窟，幾及千載，不爲人知。直至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始被發現。前文已考，朱本鈔於乾隆四十六年前，李本校鈔於嘉慶後期或道光朝，陳本鈔於一八六五年。其時尚不知有敦煌古籍，而朱、李、陳三本與敦煌殘卷竟然如此相契，顯然，這既非偶然巧合，亦非僞作之所可及。此可證者二也。

宋人蔡條西清詩話引錄王績被召謝病詩「橫裁桑節杖」以下六句；葛立方韻語陽秋節錄獨坐詩「寄身千載下」以下四句，圍棋長篇詩「雙關防易斷」等六句，孫、羅三卷本和全唐詩只是照搬上述詩辭的節錄，而朱、李、陳三本則完整地收錄了這三首詩。全唐詩第十二函第九冊補遺所收階前石竹，題目、內容皆與朱、李、陳本同，而諸三卷本和全唐詩第一函第八冊載石竹咏，則是階前石竹詩之易題，並脫奪了首四句。凡此均可窺見朱、李、陳三本實保存了陸淳刪汰前的王績詩文集的原貌。相反，全唐詩和有的三卷本所收咏巫山詩，實係沈佺期巫山高「電影江前落」以下四句之節錄（見全唐詩第二函第四冊，又見第一函第十冊宋之間內題賦得巫山雨）；所收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又載於盧照鄰集中，且王績一生從未涉足西蜀，不可能在益州觀妓，作爲王詩實爲誤收。長詩過漢故城，有的三卷本和全唐詩第一函第八冊作王詩，然全唐詩第二函第四冊又作吳少微詩，文苑英華錄爲吳作，可證作王詩者誤。而這些篇章朱、李、陳五卷本則一概不收（李本補遺中據三卷本錄入，則非五卷中原有，可不計）。凡此又可證，此三種五卷本，實承呂才原編而未經後人淆亂。此可證者三也。

鑒於以上三點，朱、李、陳三本當屬可信。

最後談一下本書的整理體例。

一、本書以經過精心校讎的東武李氏研錄山房鈔本作底本。底本鈔校時，參校了陸淳的刪節本、黃汝亨、曹荃、孫星衍分別刊刻的三卷本和全唐文。此次整理，除其所云刪節本，因未指明版刻，無從確知外，餘者均一一作了重核，訂正了原校若干疏誤。另外，又參校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三卷本、總集、詩話，所用校本凡十五種：

- 〔一〕清乾隆朱筠家藏王無功文集五卷手鈔本（簡稱朱本）；
- 〔二〕清同治四年陳氏晚晴軒鈔王無功文集五卷本（簡稱陳本）；
- 〔三〕明萬曆壬寅林雲鳳手鈔東臯子集三卷本（簡稱林本）；
- 〔四〕明萬曆黃汝亨刻東臯子集三卷本（簡稱黃本）；
- 〔五〕明崇禎曹荃刻東臯子集三卷本（簡稱曹本）；
- 〔六〕清嘉慶三年孫星衍岱南閣刻仿宋巾箱本王無功集（簡稱孫本）；
- 〔七〕清光緒丙午羅振玉唐風廬重梓孫刻王無功文集（簡稱羅本）；
- 〔八〕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明趙琦美鈔東臯子集三卷本（簡稱叢刊本）；

〔九〕北京圖書館縮微膠卷敦煌唐寫本殘卷伯二八一九號（簡稱唐寫本）；

〔一〇〕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宋、明合版文苑英華（簡稱英華）；

〔一一〕四部叢刊集部影印元翻宋本唐文粹（簡稱文粹）；

〔一二〕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影印永樂大典（簡稱大典）；

〔一三〕北京圖書館館藏康熙四十六年內府刻本全唐詩（簡稱唐詩）；

〔一四〕清嘉慶十九年刻全唐文（簡稱唐文）；

〔一五〕四部叢刊集部影印明嘉靖乙巳洪楸翻刻宋本唐詩紀事（簡稱紀事）。

二、李樾「少承家學，積書三萬軸，皆手親校讎」〔一五〕。底本經他先後校過兩次。先以墨筆夾附校記於正文行間，復以朱筆或增訂前校於正文行間，或新作校記於眉額。爲保持底本原貌計，對兩次校記均予過錄，並分別稱之爲「（原一校）」、「（原二行校）」、「（原二眉校）」。

然後以「韓校」提起，出示整理者新校。

三、底本原校之「各本」云者，僅指黃、曹、孫本，本書所用校本較多，非其所能範圍，故過錄原校之「各本」云云後，又出示了新參校本諸種。新、舊兩校相銜續接，並非牴牾不合也。

四、爲簡省校文計，同文概不出校，底本之古、俗體字、避諱字除原校已出校者必須過錄並略加辨析外，均逕行改正，不復出校。又，凡「（原一校）」之已經原二校改訂者，均不復過錄，只錄更改後之「（原二

行校」或「原二眉校」。

五、原校中通假字出校甚多，均予過錄。新校則視習見與否，靈活掌握。由於通假字頗為複雜，本書一般以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武漢市古籍書店影印臨嘯閣本）為準，據他書者，校記中另有說明。

六、為保持原貌，凡底本屬文可通者，斷不刪改；有明顯訛誤奪衍不得不刪改增補者，均出示所據校本，以便讀者查核。

七、是集詩文編次，一仍其舊。唯底本於總標目之外又有分卷標目，今刪去分卷標目，並以各篇詩文標題，矯正了原總標目的一些疏誤。

八、底本第一卷河渚賦以下五篇賦有目無文，朱、陳本亦然。現無資料可補，暫闕。底本補遺據三卷本所錄過漢故城、益州城西張超亭觀妓、咏巫山諸篇，如前文所指，雖不一定是王績所作；咏懷顯然是卷二同題詩的後四句，但為供讀者研討，不刪。另全唐詩外編（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錄有續溪嶺詩一首，密齋筆記錄有祭禹文殘句一則。雖不盡可靠，亦輯入補遺，並略加辨析。

九、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並王績同時代人之酬答詩文，因李氏曾有校讎，此次整理亦作補校。

十、集後附有序跋著錄、傳記，同時代人酬答詩文、集評，以省旁搜披檢之勞。

校點者限於學力，是集整理難免疏謬，謹期方家明誨。

本書整理過程中，曾得到陝西師大霍松林先生，高海夫先生，西北大學安旗先生，北京圖書館研究員楊殿珣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同志，以及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部諸位工作人員的殷切指教和大力支持。趁此出版之際，謹致深忱的謝意。

韓理洲草於一九八四年初夏，定稿於八五年春

【註】

〔一〕關於王績生年，聞一多唐詩大系訂在五八五年；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疑爲五九〇年，今檢五卷本王無功集序，續十五歲遊長安，謁楊素事在仁壽三年（六〇三）前，以此推算，鄭說近是。

〔二〕王無功文集五卷本晚年敘志贈翟處士正師（以下凡引自本書者，只注篇名）。

〔三〕新唐書王績傳。

〔四〕薛記室收過莊見尋率題古意以贈。

〔五〕全唐文卷一六一王福時錄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六〕遊北山賦。

〔七〕同〔二〕。

〔八〕陸淳刪東臯子集序。

〔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

〔一〇〕同〔六〕。

〔一一〕山中獨坐。

〔一二〕贈薛學士方士。

〔一三〕呂才王無功文集序。

〔一四〕同〔九〕。

〔一五〕石洲詩話卷一。

〔一六〕四庫簡明目錄。

〔一七〕楊慎升菴詩話卷六。

〔一八〕同〔九〕陳拾遺集。

〔一九〕同〔八〕。

〔二〇〕敦煌古籍敘錄二八六頁。

〔二一〕四庫提要辯證卷二十。

〔二二〕唐集敘錄第二頁。

〔二三〕宣統山東通志卷一四五：「研錄山房詩鈔，李挺撰，挺有機線集」，卷一三九又曰：「東武詩存注云：挺少承家學，積